

中國
全史

大衆文華出版社

上古
秘史
(二)

民國（ ） 钟毓龙 著

第四十一回

尹寿氏说天文 羿与逢蒙较射

自此之后，帝尧于勤政之暇，常往来于藐姑射山、王屋山两处。到藐姑射山，希冀遇到被衣等四子，但是始终遇不到。有一次遇到许由，因为不认识他，当面被他骗过，帝尧不胜怅怅。一日正从藐姑射山回来，路上忽见无数百姓纷纷向东而去，帝尧忙问：“何事？”那些百姓道：“今日听说东郊来了两只异兽，所以我们跑去看。”帝尧忙问道：“不会害人吗？”百姓道：“听说不会害人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大司徒已率领几个虞人从平阳而来，迎着帝尧奏道：“昨日东郊虞人来报说，那边来了两只异兽，状似麒麟，但不知究竟是不是。臣等从来没有见过，不敢决定，所以特来奏闻。”帝尧听了，一想道：“此事只有请教赤将先生，他从前在高祖皇考的时候，应该见过的。”大司徒道：“这两日他正在家里合百草花丸，有多日未曾出来，所以不曾见他。”帝尧道：“且先去问他吧。”说着，一齐回到平阳，就宣召赤将子舆人朝，告诉他有这样一种异兽，叫他前去辨认。

赤将子舆道：“真个是麒麟，很容易辨认的。牡者为麒，牝者为麟。身像麕，脚像马，尾像牛，颜色正黄，蹄是圆的，头上生一只角，角端有肉。它叫起来的声音，合于乐律中黄钟大吕之音。牡的鸣声仿佛是‘游圣’二字。牝的鸣声仿佛是‘归昌’二字。夏天叫起来又像个‘扶幼’二字。冬天叫起来，又像个‘养绥’二字。它走起路来，行步中规，折旋中矩。它的游行，必先

择土，翔而后处；不履生虫，不折生草；不群居，不旅行。它的性灵又很机敏，不犯陷井，不罹网，真正是个灵异之兽。它的寿命非常之长，最少一千岁，多则三千岁。上应岁星之精，下为毛虫之长。它的出来，必须盛德之世，大约有六个条件：第一个是王者至仁，不刳胎，不割卵。第二个是王者德及幽隐，不肖者斥退，贤人在位。第三个是王者明于兴衰，武而仁，仁而有虑。第四个是王者动则有义，静则有容。第五个是王者之政，好生恶杀，德至鸟兽，恩及羽虫。第六个是王者视明礼修。六个条件有一个，它才肯出来。如今圣天子在位七年，六个条件可谓已经兼而有之。据野人想起来，一定是麒麟无疑了。”帝尧听了，非常谦逊。

赤将子舆道：“且待野人前往一观，如何？野人在轩辕帝时代看得熟极了，如果是它，可以一望而知。”帝尧道：“朕亦同去，以广见识。”于是大众随侍帝尧到东郊之中，果见两只野兽，与赤将子舆所说的一般无二。赤将子舆一见，就说道：“这个不是麒麟是什么！”那时麒麟正在丛林之中，伏着休息。旁边观看的百姓不知其数，它亦不恐不惊。看见帝尧等到了，它就慢慢的立起来，一只叫的声音的确是‘游圣’二字，一只叫的声音的确是‘归昌’二字，仿佛欢迎帝尧的模样。大家知道的确是麒麟了，齐向帝尧称颂。后来百姓知道，尤其欢跃，大家三呼万岁，声震原野。但是帝尧仍是谦让未遑，与群臣回平阳而去。自此之后，那一对麒麟就在东西南北四处郊藪之中来往游息，不再去了，这是后话不提。

有一次，帝尧又到王屋山访尹寿。这日正是十一月朔日，尹寿向帝尧道：“帝来得正好，鄙人仰观天象，今夜有一奇事，很于后世有影响。请帝夜间到对面山上，鄙人追陪，共同观看，亦很有趣味的。”帝尧忙问：“何事？”尹寿道：“五星之精，今夜下降，不可不前往一看。”帝尧听了不解，但亦不再问。到了晚间，帝尧和尹寿带了侍卫，径到对面山上。那时星斗满天，山径昏黑，咫尺不辨，侍卫等烧炬在前引导。帝尧正在壮年，尹寿亦老

而弥健，曲曲登跻，毫不吃力。直到山巅，已是酉初光景，就在一块大石上坐定。尹寿用手指着东方的一颗大星向帝尧说道：“这颗就是土星。从前野人遇到一个真仙，曾经在各星中游行过的。据他说，这颗土星美丽无比，星的外面有光环三道，分内中外三层，每层的距离不过几千尺。它的全径约四十八万里，它的体质极薄如纱，可以从外面望见里面。走到土星上一看更稀奇了，但见那光环如长虹三道，横亘天空，下垂天际。还有十个月亮，或上或下，终夜不绝，岂不是美丽之至吗！”

说着，又指西南一颗大星向帝尧道：“这颗是木星，又名岁星。经的外面亦有环带数条，不过多是灰色的，当中阔，两头狭。当中的颜色有时赭，有时白，形象位置常常在那里变动，不知是何原故。它的外面有八个月亮，亦是或上或下，终夜不绝，非常美丽。”

又向南面指着一颗星向帝尧道：“这颗是火星，它的上面一切与我们地上无异，不过所有河川都是由人工开凿而成，最小的川阔约四十五里，大的阔至一百八十里。最短的川长约七八百里，长的川在一万里以上的很多。川的流行多经过湖泊，或则无数大川，统统会归到一个大湖中去。它的星面上天气比较我们地上为冷。一到冬初，各川各湖无不冰冻，直到春深方渐渐融解。据那真仙说，火星内所居的人，能力异常广大，或者将来能够设法，使我们地面上的人与他们通信或往来，都未可知呢。它有两上月亮，比我们地面上多一个。”

又指着正西面一颗星向帝尧道：“这颗是金星。天明之前在东方，叫作启明星；日落之后在西方，叫作长庚星；只有这个时候可见，其余多在日间，若遇着日食的时候，亦可以见之。它亦有两个月亮。”

又指着西北面一颗星道：“这颗是水星，最难得看见。只有冬天一二日中，太阳未出之先，或落山之后，可以见之。假使这一二日中适遇阴雨，就不能见。所以有些研究天文的人，一生一世见不到水星的都有。今日恰恰能够遇到，真是难得之机会也。”

正说到此，忽听见西方嗤的一声，急回头看时，只见一道光芒，仿佛一大火球，从金星中分出来，直向下界坠去。接着西南方又是嗤的一声，一道光芒，一个火球，从木星中分出来，向下界坠去。接着西北方又是嗤的一声，一道光芒、一个火球从水星中分出来，向下界坠去。过了些时，火星、土星中又同时嗤嗤两声，两道光芒、两个火球向下界坠去。

帝尧这时，看得非常奇异，便问尹寿道：“这种现象，是从来所罕见的。究竟主何灾祥，请老师示知。”尹寿道：“野人昨日已占过一卦。这种现象与现世并无关系，与二千年之后大有关系。”帝尧道：“怎样的关系？老师知道吗？”尹寿道：“据卦象上看起来，土星之精坠下去，在谷城山下化为一块黄石，二千年后化为一老人，以兵书教授一个俊杰之士作王者之师。后来这个俊杰之士大功告成，退而求仙，求访老人于谷城山下，果然得到这块黄石，就造起祠堂来岁时祭祀。又历若干年，俊杰之士得道仙去，其家人葬其衣冠，并这块黄石亦附葬在内。近旁居人常看见这个坟上黄气上冲，高约数丈。又隔了若干年，这个坟为盗贼所发掘，不见俊杰之尸，并这块黄石亦失所在，从此黄气没有了，这土星坠地之精才告结束。木星之精，坠于荆山，化为一块稀世的美玉，侧面看起来其色碧，正面看起来其色白。有一个人得到了它，拿去献给国君。国君以为是假的，刖去那人的一足，以正其欺君之罪。后来国君死了，新君即位，那人又拿这块玉去贡献，新君又说它是假的，又将那人的足刖去。后来新君死了，又换一个新君，那人再要去献，又不敢去献，抱了这块玉在旷野之中哭了三日。给新君知道了，叫那人拿了玉去，剖开来果然是稀世之珍，于是才重赏那个献玉之人。后来国君拿这块玉，转献之于天子，天子就用它做成一个传国的宝玺，世世相承，代代相传。直到千年之后，有一个天子，被其臣下所逼，携了这宝玺，登楼自焚，这木星坠地之精方才消散。火星之精，坠于南海之中，化为一颗大珠，径约尺余，时时出现海上，光照数百里，红气亘天。后世的人因将那个地方取名为珠池，或称珠崖，它的气

候最长，可历四五千而不衰，卦上竟看不到它的结果。金星之精，坠于终南山圭峰之西，化为一块白石，状如美玉，时常有紫气笼罩其上。三千年后，有一个天子要想雕塑一个神像，苦于没有好材料。一日夜间，梦见一个神人向他说，教他掘取紫气底下的这块大石来做材料。天子醒了，依着梦中的话，飭人去掘，果然得到，就雕琢成一个二尺多高的神像，又雕琢了几个高约六尺多的人像。隔了几百年，这许多雕像，渐次毁坏，那金星坠地之精方才消灭。水星之精，坠在西北一个柳谷之中，化为一块黑石，广一丈余，高约三尺。二千五百年之后，渐有文彩，但是还不甚分明。又过了多年，忽如雷震，声闻数百里。这块黑石居然自己能立起来，化为一块白石，上面有牛、马、仙人等等形状，又有玉环、玉珥和文字的形迹。大概那时，必定应着一个真主降生的祥瑞。但是究竟如何，卦上亦看不出。这五项，就是与后世有关系的事情了。”

帝尧道：“老师虽如此说，弟子终究有点疑心。何以不先不后，在这个时候，五星之精都会一齐下降呢？”尹寿道：“天上陨星，本来是常有的。一年之中，不知道有多少多少，但是与世界上或后世的关系甚微，而且大半陨在海洋及丛山之中，所以不大有人去注意它。这次五星之精，却与后世很有关系。今日帝又适来，所以特地邀帝一看。帝尽可放心，于现在时世是一无关系的。”

帝尧又问道：“适才老师说，曾经遇到游行过星辰的人，和他谈过。究竟星上是如何情形？弟子从前曾听人说‘天上七日，世上千年’，这句话未知可信吗？”

尹寿道：“这句话可信不可信不敢说。不过星辰上的日子和年分，亦是长短不同。据鄙人所闻，大约水星上面的日子比地面上长一点，它以十二个时辰零为一日，至于它的年分，却比地面上短得多了。现在帝所新测准的年分，是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，水星上的一年，却只有八十八日，岂不是短得多吗！金星上面的一日，只有十一个半时辰多一点，比地面上为短。它的一年，只

有二百十余日，亦比地球上短。至于火星的一日，比地面上稍为长一点。它的一年，有七百八十日，比地面上长一倍了。至于木星，日子极短，只有五个时辰光景便是一日，但是它的年分很长，约是我们地面上十二年，方才是它的一年。至于土星上的一日，亦不过五个时辰多一点，但是它的年分更长，要地面上二十九年光景才算它一年，岂不是长极吗！此外还有许多星，它们的一年等于地面上八十四年，等于地面上二百六十四年，等于地面上三百多年的，统统都有。当初亦曾经听那个真仙说过，所谓天上七日世上千年的话，或者是以一年通计，或者的确有这样一个境界，却不敢妄对了。”二人一路说，一路下山。过了几日，帝尧又归平阳而去。

光阴荏苒，这一年已是帝尧在位十一年的冬天了。帝尧一日忽想起，自从五年东巡之后，还没有出巡过，依照天的大数，十二年为一周。天子上法天象，以后应该每到十二年，巡守一次才是。从前巡守的是东方，此刻听说平安无事，尚可以不去。只有南方，地湿天热，民性狡诈，自从三苗在那里立国之后，听说暴虐无道得很，万不可以不去看看，以便劝导惩罚。想到此处，主意决定，次日视朝，遂向群臣说知。司衡羿首先说道：“帝驾南巡，老臣极端赞成。要知道南方自从驩兜、三苗父子盘据以来，肆行暴虐，实行他贼民、蛊民、愚民的种种方法，百姓真是困苦极了。帝这回跑去，正可以给他们一个警戒。不过老臣之意，以为应该带了几千兵去，一则可以使他们震慑，二则倘使他们竟敢不听号令，就可以乘此剪灭了他，省得将来再劳师动众。”帝尧摇摇头道：“带了兵去巡守，太骇人听闻了！德不足以服人，凭仗武力，自己想想亦未免惭愧。而且反使诸侯怀疑，亦觉不妥。”羿道：“帝切不可大意！当初先帝南巡的时候，老臣亦是苦劝带兵的，后来因为熊泉地方的乱事，先帝以民命为重，半路上遣老臣前去讨伐，未能扈从，以致为房吴二逆所困，几遭不测。先帝爱女，因此失身于盘瓠。前车不远，这是帝所知道的。况且现在这三苗，雄据南方，久有不臣之志，岂可轻身冒险！古人说：

‘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’何况是天下之主！还请慎重为是。”说罢稽首。

当下群臣听了司衡之言，知道的确是个实事，大家都赞成带兵。帝尧才问羿道：“那么带多少兵呢？”司衡羿道：“带五千兵去。”帝尧道：“太多，太多！”羿道：“至少三千人。”帝尧道：“还太多。劳民伤财，朕是不忍的。”羿道：“三千人不能再少了。老臣知道，南方之民欺善而畏威，若有兵威震慑，就使有奸谋异志，亦不敢动，此所谓‘兵法攻心’。倘若兵带得少了，虽则亦可不受危险，然而焦头烂额，何苦来！”帝尧见他如此说，方才答应。和仲道：“据臣愚见，王者之道，固然应该耀德不观兵，但是兵戎究竟是国家要政之一。自前数年田猎讲武之后，久已不治兵了。虽则司衡平时训练极勤，士气极盛，但是没有烈烈轰轰的举动，外面看起来是看不出的。既然看不出，他们难免有轻视朝廷之心。可否于明年正月间，明令治兵一次，比较技艺，简阅车马，庶几使四方诸侯知道朝廷军容之盛，士马之精，自然有所畏而不敢发生异心。就使那三苗之国，难保没有奸细在这里。窥探虚实，亦可以使他知所惊惧。古人兵法，有所谓‘先声而后实’者，就是这个方法。未知帝意何如？”帝尧道：“这策可行。本来治兵是国家应有之事，并不算什么。”

于是决定日期，在明岁正月下旬举行，一切由司衡羿和逢蒙去预备。到了那时，各种都已预备好了。选一块平原旷野之地，在最高处造了一座校阅台，请帝尧和各大臣居处。第一、二、三日，检阅车马。共有车一万余乘，马四万余匹，车皆坚致完整，马皆高大肥壮。第四、五日检阅武器。刀、矛、戈、戟、弓、箭之属，不可胜计，大约可分配数十万人之用。十余年来司衡羿苦心经营，修整添备。这个成绩，亦真可观了。第六、七日考查阵法。原来古时阵法，起于黄帝时候的风后。他著有《握奇经》一书，虽则寥寥数百字，但是后世兵家都崇奉他。所以当日所布的阵法，亦不外乎天、地、风、云，龙、虎、鸟、蛇四正四奇这几种。不过教练得非常纯熟，步伐整齐，进退坐作，一丝不乱，而

且变化错综得非常神妙，如此而已。第八、九、十日，比较射箭，亦是个个精熟，箭箭中的。大家无不称赞司衡的功绩。逢蒙在旁听了，心中着实难过，暗想：“这种全是我的劳绩，现在统统归功于羿，给我平日教练的功绩，一概抹煞，未免可恶。正应了孔壬那日的话，羿一日不死，我一日不得出头了。”想到此处，闷闷不乐。

且说治兵之事，至此正要结束，只见羲叔向帝尧提议道：“臣等向来听说，司衡和逢蒙的射法都是千秋绝技，但从来未见他们射过，现在趁此较射的时候，可否请帝命他师徒二人比较一回，以尽余兴，臣等亦可以增广眼界。”大众听了，无不赞成。于是羿和逢蒙，各携弓箭，来到广场中，比起射来。第一次比远。在五百步之外，立一箭垛，垛上画一鹄鸟，鸟的两眼用红色涂着，以射中两目者为胜。羿连射三箭，都穿过鹄眼，细看只有一孔，并无第二个。逢蒙连射三箭，也是如此。众人无不喝彩。第二次比力。拿了十块铜板，都是厚约一寸，放在五十步远的地方，羿一箭过去，十块铜板一齐穿通。逢蒙亦是如此。众人看了，无不咋舌。第三次比巧。相去百步之远，立一根方木。木上放一个鸡卵，卵上又放一块细石，羿一箭过去，小石不知何往，但是鸡卵丝毫未动。逢蒙一箭，也是如此。众人看了，佩服之极，拥着他师徒二人，称颂不置，把个逢蒙乐得来口都合不拢。忽然看见远远来了一群人字式的鸿雁。逢蒙立取出三支箭来，指着鸿雁，向众人说道：“我要射左边一行第一、二、三只的头。”说着，那三支箭如连珠一般的上去，那三只鸿雁，一只只连翩掉下来。早有兵士飞跑过去，拿来一看，果然都中在头部。大家无不赞美逢蒙的射法，以为独一无二。

原来逢蒙这种射法，不是羿所传授，是得之于从前的师傅甘蝇，后来又苦心研练，才能有此，就叫作连珠箭。今朝有意卖弄，以博众人称赞。那知老将羿见了，顿觉技痒不禁，起来说道：“果然是好射，可谓青出于蓝了。老夫亦来射射，如射不着，请诸位不要见笑。”众人看那鸿雁时，已与从前大大不同了。从

前是整齐的，现在失了三只，惊恐之余，东逃西窜，无复队伍，而且那飞行亦较从前为速。只见老将也搭着三箭，一齐向上射去，一东，一西，一南，同时并发，三只鸿雁亦同时掉下来。兵士跑去取来，亦都是中在头部。

众人喝彩之声，恍如春雷一般，都说道：“究竟是老将，手段更是高妙。”这一句，直把逢蒙惭愧得无地缝可钻，恨不得立刻将羿杀死：“因为他有意胜过我，要压我的头；又恨他秘密藏着他的本领，不肯尽传授我。”正在忿恨的时候，老将羿是天性爽直的人，以为这种比较，不过玩玩的事情，丝毫不曾介意；便是众人，亦不曾留心，只有帝尧，看见逢蒙的面色，已经有几分觉察了，忙用好话，将逢蒙着实称赞了一回，随即论功行赏。逢蒙平日教练之功，赏赐亦特别优渥。那治兵之事，就算结束了。

第四十二回

帝尧箕山访许由 长淮水怪兴风浪

治兵之后，帝尧就商议南巡。大司农、大司徒等留守，老将羿及羲叔随行。赤将子舆道：“野人放荡惯了，这几年拘束在这里，实在闷得很，请随帝同行。”帝尧允许。逢蒙亦请同去，羿道：“外面之事，有老夫足以了之，都城重要，这个责任非汝不可，汝宜在此。”逢蒙听了，很是不快，但亦不敢违拗。到了动身的那一天，正妃散宜氏和帝子考监明一同送帝出宫。

原来帝尧依着帝喾的成法，即位之后不立皇后，散宜氏就是正妃，此外还有三个妃子，以上应后妃四星。那考监明就是次妃所生，散宜氏及三妃、四妃，此时均尚无所出。考监明今年已八岁了，生得非常聪明活泼，不过身体单薄些。但是，帝尧眼看见阙伯、实沈两弟兄，不友不恭到如此地步；又想到帝挚，本来是先帝元子，亦会得如此荒淫，一半固由于气质之偏，一半亦由于失教所致，所以对于考监明，很注意于教育他。在去年七岁的时候，已经请了名人做他的师傅，有时退朝之后还要查考他的功课。这次将要远行，少不得切实再训勉他一番，并限定他几种功课，等巡守归来必定要细细查问的。考监明一一答应，帝尧才出宫，与群臣一齐上道，直向南方而行。

到了洛水，早有好几路诸侯前来迎接，玄元亦在其内。这次却是驩兜同来，孔壬不到，大约是怕见司衡羿的原故。帝尧看玄元，益发长大了，应对一切着实中礼，人亦沉静，不免大奖勉了

一番。

一日，到了中岳嵩山，大会诸侯，考计政绩，有的行赏，有的惩罚，但是惩罚的很是少数。礼毕之后，帝尧与各诸侯随意闲谈，问起草野之中有无隐逸的贤士。伊尹侯道：“臣听说箕山之下，颍水之阳，有一个贤士姓许、名由，极是有道德的。”帝尧道：“那么汝何不任用他呢？”伊尹侯道：“臣亦极想请他出来做官，辅佐政治。一则他近几年来总是游历在外，不曾归来，遇他不到；二则据他的朋友严雥说，他决不肯做官，就是请他亦无益的。”帝尧道：“许由这人，朕亦久闻其名，苦于寻他不到，不知道他究在何处？”伊尹侯道：“据他的朋友严雥说，他所常去的地方共有八处：一处是在帝都相近的藐姑射山上；一处是在太行山上，一处是在大陆泽西南面的一座什么山上，臣记不清了；一处是在山海东面的中条山上；一处是在泰山之南、沂水相近的一座山上；一处是在徐州沛泽之中；一处是在黟山东麓；一处是在渐水旁边一座虎林山。前几天臣刚与严雥谈起，据说这许由去年已到沛泽去了，不知确否。”帝尧听了，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那么朕暂不南行，先到沛泽去吧。”

当下就转轘而东，一面飭大队军士一直向南，在彭蠡北岸等候。帝尧等过商丘，商丘侯闾伯置酒接风。帝尧问起他火正之事。闾伯将历来研究的木头搬了出来，一一试验，给帝尧等观看，成绩甚佳。帝尧大为称赞，奖勉了他一番。原来古时取火之法甚为艰难，所以特设火正一官，以为百姓的指导。他那取火的方法是钻木取火，而各种木头又因季候而不同。春天应该用榆树、柳树的木头，夏天应该用枣树、杏树的木头，夏季应该用桑树、柘树的木头，秋天应该用柞树、櫟树的木头，冬天应该用槐树、檀树的木头。这种取火的木头，名字叫燧，是上古燧人氏第一个发明的。他的取火，是用钻子来钻，至于钻子钻了如何就能得到火，又何以四季及夏季木头都须改过，是否季候换了木头就失其效力，这种方法及理由现在早已失传，无人知道了。但是，当时靠它做炊爨活命之原，必定确实有一种道理。商丘侯闾伯做

了火正之后，能够如此精细详考，并且能够将取火方法画图立说分送民间，这亦可谓克尽厥职了。闲话不提。

过了两日，帝尧等就向沛泽而来。原来那沛泽，是个茫茫大泽，附近多是些渔户，亦有业农的人。四处一问，不见有许由踪迹。向南面绕过沛泽，就是彭城之地，那面有些山却不甚高。细细打听，果然有一个姓许的，是阳城人，在此地住过几时，可是现在已到江南去了。帝尧因又寻访不到，不胜怅怅，只得径向南方行去。向东南一望，只见白云茫茫，千里无际，原来此地已近海滨了。到得淮水南岸，早有阴国侯前来迎接。

帝尧问起他地方情形，阴侯道：“十数年前大风作乱，沿海的岛夷亦起来为患，敝国颇受蹂躏。近来早已安静了，年谷丰熟，百姓亦尚率教。不过此地逼近淮水，前年以来淮水时常泛滥，臣与邻近诸国尽力捍御，终无效果。去岁来了一个骑鸾鸟的仙人，臣等请他设法消弭这个水患。他说，淮水之中有一个妖怪，修炼将成，早晚就要出来，这种水患就是那妖怪在里面作祟，没有方法可治的。臣等苦苦请他降伏妖怪，他说这是天意，不能挽回。此刻他修炼尚未成功，所以虽则为患尚不算厉害，将来着实要厉害呢！淮水上下，千里之内，恐怕民不得安居。直待五十年之后，始有大圣人出来降伏那妖怪，水患方可平息。此刻正在萌芽的时候，‘降怪治水’这四个字，远谈不到呢！臣等又问他：‘天心仁爱，为什么忽然如此残暴起来，纵令妖怪荼毒生灵？况且当今圣天子在上，似乎不应该有这个大灾，莫非沿淮水一带的百姓，都有伤天害理之处，足以上干天怒，所以特遣这个妖怪来降罚的吗？’那仙人道：‘不然不然，这种叫作劫数，是天地的大变，隔多少时间，总要有一次，与人事毫无关系。这种劫数，有大有小，时间有长有短。此次不幸，适值遇到既长且大的劫数，不但淮水上下，千里之内，要受一种大害，恐怕全世界都要受害呢。不过全世界的受害别有原因，与这淮水中之妖怪无关系罢了。’臣等听了，恐慌之至。恰好今日圣主驾临，未识有何良策，可以防御？”

帝尧听了这番话，颇不相信，就问阴侯道：“这骑鸾的仙人是什么人？何以汝等如此相信他？不要是个有左道邪术的匪类妖言惑众吗？”阴侯道：“不是不是，这个仙人叫作洪崖先生，向来住在彭蠡湖南面，的确有道术的，人人皆知。不然臣等虽愚，何至于轻信妖言。”老将羿道：“洪崖仙人，老臣从前在西王母处，仿佛曾经见过的，长长的身材，五络长须，面孔微红，像个薄醉的样子，果然骑的是一只青鸾。假使是他，的确是上界神仙呢。”阴侯忙道：“老将军说得不差。洪崖仙人的状貌，果然是如此。”

赤将子舆在旁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帝知道这洪崖仙人是谁？”帝尧道：“朕不知道。”赤将子舆道：“他就是黄帝轩辕氏时代的伶伦呢。当初黄帝叫他作乐律，他于是就跑到大夏的西面，阮郈的阴面嶰溪谷里，选了几枝大竹劈断了，每管三寸九分长，吹起来，作为黄钟之宫，就是律吕之根原。后来又叫他和荣猿两个人，铸了十二口钟，以和五音。他自己又特别制造出一种乐器，就是现在所用的磬。这个人真正多才多艺呢。”帝尧道：“原来就是伶伦先生吗！他的登仙，是否和先高祖皇考同时的？”赤将子舆道：“他的成仙，着实早呢。他在轩辕氏时代，名目虽是个臣子，实在亦是轩辕帝所交游各神仙中的一个，不过是个很滑稽，很圆通、不自高声价而欢喜游戏人间的一个仙人，所以肯屈居于臣下了。帝知道他此刻约有多少岁？”帝尧道：“朕不知道。”赤将子舆道：“他在黄帝时，已经有二千几百岁，此刻足足有三千岁了。”帝尧道：“如此看来，洪崖先生真正是仙人了。仙人有预知将来的道力，既然仙人说天意如此，劫运难挽，我们人类又有什么方法可想呢？我们人类能力所能够尽的，不过是修缮堤防，积聚粮食，或者迁移人民，使他们居于高阜之上，如此而已。汝可与邻近诸国商量，竭力去做吧。人虽则不能胜天，或者亦可以补救于万一。”阴侯听了，稽首受命。帝尧随即与阴侯沿淮水两岸，察看了一会。但见长流滚滚，有时白浪滔天，声势非常汹涌，但亦看不出有什么妖怪的痕迹，只得罢了。

过了两日，帝尧到了长江口，原来当时的长江与现在形势不

同，现在江苏省的苏、松、常、镇、太、通、海、淮、扬各归府属，以及浙江省的嘉、湖、杭三归府属，在上古时候都是大海，并无土地。到帝尧的时候，苏、常、镇、淮、扬及嘉、湖等处已有沙洲，渐渐的堆起。这种沙洲，纯系是由淮水、长江两大川上流各高山中所冲刷下来的泥沙，随水堆积而成，在地理学上叫作冲积层平原。但是当时还未与大陆相连，不过散布于江淮之口、大海之边无数的岛屿，星罗棋布，到处相望罢了。所以当时长江出口分作三条：一条叫北江，是长江的正干。它出海的海口在现在扬州、镇江之间。一条叫中江，从安徽芜湖县分出，直冲江苏高淳县、溧阳县、宜兴县，穿过太湖，再经过吴江县、青浦县、嘉定县等处入海。一条叫南江，从安徽贵池县分出，经过青阳县、泾县、宁国县、广德县，到浙江的安吉县、吴兴县入海。照这种形势看起来，就是江苏省的江宁、安徽省的太平、宁国、广德等处，亦是在长江之口，不过同现在的崇明岛一般。那时太湖，虽则已经包围在无数沙洲之中，形成一个湖泊的形势，但是港汊纷歧，或大或小，处处通海；而长江的中支又直接穿过去，那江身尤为开阔。所以海中的波潮，日夕打到太湖之中，湖水的震荡非常之厉害。因此那时候还不叫它太湖，叫它做震泽。这是当时长江下流一带的形势了。

且说帝尧到了长江口，但见那些岛夷的情形，与中国大不相同。那边天气炎热，这时又是初夏，所以他们个个都是赤身露体，便是女子也是如此，仅仅下身围着一块布遮掩遮掩，或者在腰间系一根带，用一块布从后面绕过胯下，在前面脐下系住，仿佛和婴孩所用的尿布一般。所有男子，大概如此。再看他们的头发，都剪得很短，蓬蓬松松，披披离离，真是一种野蛮样子。再看他们的身体更加奇了，有的在腿上，有的在臂上，有的在足上，有的在身上、背上，有的在脸上，都是花纹。那花纹的式样，有花卉、有葫芦、有鸟兽，种种不同，而且男女老少，亦人人不同。

帝尧问羲叔道：“朕久闻扬州之南，有断发文身之俗，今朝